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三十一回 捆廳柱一福將受辱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

且說白菊花亮出寶劍來，要結果趙虎的性命。張大連攔住說：「晏賢弟不可性暴，我准知道，趙老爺是個好人。」白菊花便又坐下。張大連說：「趙大哥別怪，我晏大兄弟他是個粗魯之人，你還是瞧著我。縱然你便說出來人多少，在哪里居住，也是一件小事。為什麼拚著自己性命，執意不說哪？」趙虎說：「你一定要問，我便告訴你，可便宜了你。」張大連說：「只當就是便宜我罷。」趙虎說：「我們人來的甚多，盡能高來高去的便有三百餘人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別信口開河啦，哪裡有這麼多人呢？」趙虎說：「你如不信，我便不說了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把有名姓的，說上些個與我聽。」趙虎說：「你聽著，有北俠歐陽春，南俠展熊飛，雙俠丁兆蘭、丁兆惠，雲中鶴魏真，鑽天鼠盧方，二義士韓彰，穿山鼠徐慶，四義士蔣平，白面判官宮柳青，小諸葛沈仲元，鐵背熊沙龍，孟凱，焦赤。」說完即問張大連有三百沒有。張大連說：「哪有三百，共總才有幾個人。」白菊花在旁說：「不用聽他的了，他盡是信口胡說。」張大連聽著，也覺不確實，說：「姓趙的，你要不說實話，我可就不管了。」趙虎說：「誰教你管哪！除過是你，別人問我，我還不說哪。」猛然間聽趙虎扯開嗓子連連喊道：「趙虎被人捉住了，趙四老爺被人捉了，趙虎被人捉了！」周龍問：「這是作什麼呢？」張大連明白他的意思，急速便將趙虎的破衣裳扯下一塊，把趙虎頰腮一掐，與他口中塞上物件。柳旺也說：「他這是什麼意思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他們外頭必有一同來的伙伴，不然他不能扯開嗓子亂嚷，為的是教他們伙伴聽見，好來救他。」白菊花說：「還是殺了他罷。」白菊花正要去結果趙虎的性命，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。趙虎雖然塞住口，不能說話，瞧這三個人倒也瞧得清楚。全都是箭袖袍，獅蠻帶，薄底快靴，肋下佩刀。一個穿紅，一個穿青，一個穿藍，是兩高一短。這三個人相貌實在難看，生的實係兇惡。正當中這人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紅眉金眼，連鬚落腮紅鬚鬚，身高五尺，寬倒有四尺，還有一件奇文，精細的脖子長有一尺。大腦袋細脖子最難看無比。眼瞅這脖子擎不住腦袋，那個腦袋直在脖子上亂晃，類若是銅絲兒纏的一般，東倒西歪，前仰後合，又是難看，又是可笑。看那兩個人倒是英雄的架子。一個面似瓜皮，青中透綠，綠中又透著亮，凶眉惡眼，未長鬚鬚。一個是面賽淡金，半個面上有塊紫記，上長了許多綠毛，粗眉大眼，也沒鬚鬚。那個細脖子的先與火判官周龍見禮，然後與張大連相見，回頭又看見白菊花，說：「原來晏寨主也在此處。」二人對施一禮，又問周龍：「這位朋友是誰？」周龍說：「與你們二位引見引見。這位是柳家營人氏，號為青苗神柳旺。這位是兗州府人氏，號為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。」彼此一一見禮，又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。周龍又問道：「這二位是誰？」房書安說：「這就我帶出來的兩個兄弟，新入我們這個跳板，是親弟兄兩個，過來見見。這便是我與你們常提說的周寨主，這位是追魂催命鬼黃榮江，這位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海，俱是杭州人氏。」二人給周龍行禮，接著次第一位一位，全部見過，然後眾人落座，獻上茶來。周龍問：「三位賢弟從何處至此，有何貴幹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我帶著二位兄弟，特意前來拜望你老人家，然後拜望綠林中眾位朋友們，俱都叫他們見識見識。還有一件事，團城子東方大哥立擂台，聘請天下綠林眾位哥們前去護播。我算計著哥哥必然見了請帖了。」周龍說：「事情我算知道了，請帖我還未見哪。」房書安說：「早晚必到。可是此時出了一個與咱們綠林人作對的，並不把咱們瞧在眼內，你們聽見說沒有？」張大連問：「是誰？」房書安說：「五鼠五義之內，有個穿山鼠徐慶，他的兒子名叫徐良，外號人稱多臂熊，又叫山西雁。這個人長的貌醜，黑紫臉面，兩道白眉，平白一看，就相似一個吊死鬼一般。他的本領，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。土龍坡高家店高寨主，叫他殺跑了，桃花村病判官週五寨主，也叫他殺跑了，桃花村成了火場。這個人會裝死，又會假受蒙汗藥，追人往西北追，他能在東南那邊等著。崔龍、崔豹叫他追的無路，好容易才逃了性命。此人詭計多端，見了咱們的人，絕不放鬆。」白菊花說：「房兄別往下說了，休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慢說他一個晚生下輩，便是徐慶，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。」房書安說：「我算是多言，我既知道又不能不說，無非告訴列位，如要見著他的時節，小心點便是了。」白菊花說：「我若見他的時節，務必把他首級割下來，拿回眾位看看如何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晏寨主真能如此，可算是給綠林中除了害了。」房書安只顧說話，猛一抬頭，瞧見趙虎捆在柱子上，復又問道：「周寨主，這個是作什麼的？」周龍便把趙虎的這段情由說了一遍，未了說：「問他共來了多少人，在哪裡住，他執意不說，正要殺他，可巧你們三位到了，誰願得殺他哪？」房書安說：「就為晏寨主盜來冠袍帶履，鬧出這麼大的事來。且交與我，問問他們的下落。」說罷自己來在趙虎面前，說：「朋友，我與你商量一件事情。」就見趙虎鼓著腮幫子一語不發，盡衝著他點頭。旁邊有人說：「塞住口哪。」房書安伸手將他口內東西取出，說：「朋友你姓趙哇，你就是趙校尉老爺麼？皆因我們晏賢弟盜來萬歲爺的東西，也是一時之錯，如今後悔已遲，情願再把東西送回去，無門可入。你可能夠與我們作個引線之人，便連我們都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。你能應此事不能？」趙虎說：「你便叫房書安哪！我看著你替你糾心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替你糾著什麼心哪？」趙虎說：「你這個脖子太細，擎不住你這大腦袋，那時腦袋掉下來准要砸你的腳面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說話夠多麼損！」趙虎說：「你這個脖子太不是樣子了，精細挺長。」房書安說：「已然長就的，那可沒法了。」趙虎說：「我教給你一個招兒，便好看了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什麼招兒？這可要領教領教。」趙虎說：「你量著尺寸，揪住腦袋，剝下七寸去趁著熱血一黏，准保就好看了。」房書安說：「我要胡罵你了。瞧著你怪憨厚的，說出話來夠多麼損。我與你說正經事，別玩笑。」趙虎說：「誰與你玩笑？你們如有真心；我便帶你們前去。不是我說句大話，在我們相爺那裡，我說一不二。」房書安說：「那便很好了。你帶著我們，這便上開封府還是去找別人呢？」趙虎說：「自然先見見別人。」房書安說：「先上什麼地方？離此處遠哪，還是近？我們好預備些盤纏。」趙虎哈哈一冷笑說：「怪不得你脖子長，你行出這個事，再叫你脖子長出二尺也不為多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不用說我脖子。你總得說出實話，他們在什麼地方居住，有多少伙伴前來才行。」趙虎說：「你把我解開，我帶著你們一起走，也不用你們的盤費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不告訴我們地方，可不能去。」趙虎說：「一定要問在什麼地方，你不是從你們家裡來麼，會沒瞧見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沒瞧見。」趙虎說：「全在你老娘屋裡炕上坐著，還有你姐姐妹妹相陪。」剛說完又喊叫起來：「趙虎被捉了！趙四老爺被捉了！」氣得房書安也是混罵，給了他兩個嘴巴，復又把他口塞上。可巧外面有人進來回話說：「揚州鄭二爺到。」周龍說：「請。」房書安正要拿棍子打趙虎，外面有人進來，就不能打了。趙虎往對面一看，這個人一身青緞衣衫，薄底快靴，面如重棗，肋下佩刀，背著一張彈弓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一團雄壯。周龍往前搶行了幾步，那人雙膝跪倒，周龍用手相攙，說：「賢弟一向可好？」回答：「兄長，這一向納福。」周龍說：「賢弟你看那旁是誰？」那人一轉身，看見了白菊花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。晏飛忙把他攙起起來，說：「賢弟為何這等痛哭？」原來此人最正派無比。周龍見此人到來，立刻吩咐家人，把趙虎幽囚在後面空房之中，叫兩個人看守著他，家人答應，將他解下柱來，往後面就推。進了後花園，直奔空房。正走之間，忽聽「嗖」的一聲，趙虎扭頭一看，是一條黑影，手中刀兜著家人後腦殼，「磕哧」就是一刀，人頭砍落，「撲咚」一聲，屍首栽地。要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